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四十八回 呂太太納采行聘 安國治奉詔出師

詞曰：一日沙場戰罷歸，劍鋒藏匣馬空肥，風穿伏虎蓮花帳，塵鎖蟠龍帥字旗。戰策兵書無用理，六韜三略不須施。昨宵談到功勳處，血迸金瘡污鐵衣。

這首開詞按下。

話表張寅、呂昆二人告辭，安老爺送出大門，一躬而別。張寅同著呂昆回來，告知母親夫人。一連過了數日，準備聘禮，擇了吉期，托出姜伯雅為女媒，行了聘禮已畢。

正逢鄉試科舉，張、呂二位相公命人顧下船隻，將行李發在舟中，二人同往安府辭行。安老爺備了酒席，代他二人餞行。安老爺道：「但願賢姪、賢婿此去，名題雁塔，早占鰲頭。老夫佇聽好音，等候捷報，自當牽牛擔酒恭賀。不知賢姪、賢婿那一天榮發？老夫好來候送。」張寅道：「小姪、呂兄已經備了船隻、行李，一概完備，即在今日動身。」三人正在飲酒，忽有家人報導：「聖旨下，請老爺接旨。」安老爺停下杯兒，暗暗的沉吟道：「今番龍旨，諒無差失。」只得慌慌起身，望著張、呂二人道：「你們不必出去，且看今番聖旨為何，自然達知。」

安老爺離了書廷，來至內室，見了夫人，換了冠帶，開了正門，擺下香案，在此伺候。安老爺立在大門外迎接。只見四個錦衣校尉，擁著一個欽差官在中間。那欽差紗帽玉蟒，粉底烏靴，駿馬金鞍，其實富麗。後面跟著地方官兒。正是：

一封丹誥從天降，九重恩旨下雲霄。

到得安府門首，離鞍下馬。欽差進了大廳，居中站立，開讀聖旨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今有大同邊地胡寇哈思克衣衿賊擾亂邊疆，據大同總兵飛奏前來，現今會同副將等員進擊，總兵防守。賊勢猖獗，朕思原任兵部左侍郎安國治平昔熟識兵機，料然不負朕托，加爾為定邊大將軍之職，馳驛來京，速領兵符印授，督師征剿。奏凱之日，另加升賞。欽哉謝恩。

安老爺山呼已畢，請過聖旨。欽差大人道：「出征大事，聖旨甚速。大人可請與卑職即刻起行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雖然其事甚急，待老夫準備行裝，隨後起程。」欽差告別先行不題。

再言安老爺進來，將接旨的話說了一遍，命人掣去酒席。張寅、呂昆二人道：「年伯桑榆暮景，那裡受得邊外風霜？」安老爺道：「自古君叫臣死，不得不死；父叫子亡，不得不亡。雖然是我年邁，筋中尚好。但是一件，你二人功名要緊，不必在此候送。」張、呂二人定要送行，然後開船：「未必再有相見之日了！」言畢，淚如雨下；二人再四解勸。談至日落西沉，並不回去，專候明早相送起程。安老爺見張、呂二人盛意諄諄，要在此候送，卻也不好拂他二人美意，只得命人取了鋪蓋，準備與他們安歇。自己進得內室。

談氏夫人已知龍旨詔安老爺督兵，正在與小姐悲傷，忽有侍女稟道：「老爺到！」夫人、小姐立起身來。談氏夫人道：「張寅與呂昆可去了麼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他二人得此奇信，務要明早候我起程，他們方才動身科舉。如今現留他二人在書房，已吩咐人取了鋪蓋伺候。」談氏夫人聽得，心中歡喜：到底是親者顧親；自家女婿，又比外人不同。連又吩咐人掌燈取晚飯。安老爺又吩咐家人道：「請二位相公在書房中寬用一杯，只說就來奉陪。」家人取了晚飯酒席，掌燈，送入書房，自然著人送信服侍不題。

再言談氏夫人備了酒席，與安老爺餞行。自己親敬一杯，望著安老爺道：「願老爺此去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奏凱回來，感謝天地。」安老爺勉強接過了酒杯，二目一紅，淚已先下，說道：「多蒙夫人美意。但我此去，凶多吉少，家下全仗夫人照應。女孩兒年已及笄，早早將就與呂家完其百年大事，下官的心願足矣。倘或下官有些不測，夫人可將所畜家資留下一半，以作養老之資；其餘的分散本家親眷，將來也落得一點好名。想下官一生並未虐民酷吏，遇事混涵，即有不測，也是天意。夫人呀：

能教名在人不在，不願人存名不存。

還有一件：但凡在我家多年家人，也是投身一世，不必要他身價，將投〔身〕文契賞還他們去，聽其另投別主。」此刻眾家人都跟前一齊言道：「老爺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小的們不願出去，情願跟隨老爺一世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卻也難得你們。且散一散去。」眾人灑淚而別。

再言談氏夫人命人將老爺行李一概收拾停當，發在大廳上面。今朝一夜，人心惶惶，那裡得睡？談氏夫人道：「今日老爺還在家下，明早就是萬里長驅，請寬用一杯。」小姐哭啼啼，也站起身來，斟了一杯，說道：「爹爹：

今宵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程途一路須珍重，萬馬軍中要小心。」

安老爺接過酒杯，望一望酒杯，看一看領下的鬚鬚，不覺淚下，道：「我兒，為父的因你終身大事，數年以來，何曾有一日放下？目今幸得擇了一人，只說將來有靠，過幾年安閒日子，不料命不由人，反遭顛倒。雖然皇上用我督兵，只怕有負重托。你在家下，好生侍奉母親甘旨；但是來到了呂家，亦必要存其婦道，為父的就是喪在九泉，亦得瞑目。」說話之時，已是三鼓，命人掣去酒餚，又談了一會。將家下的話，無一不吩咐到了。正是：

臨行有話須明囑，滿腹傷心說不清。